

文 學 叢 刊

鹽 的 故 事

蹇 先 艾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鹽 的 故 事

艾 先 寒

目 錄

鹽的故事·····	一
生涯·····	五三
父與女·····	七一
謎·····	九一
松喜先生·····	一二一

鹽的故事

「明巒我友：

我告訴你，近來我忽然悲觀起來了。你一定會感覺非常詫異，疑惑我的精神有點反常……」

村自治公所的書記臧嵐初正伏在條棹上，在一盞飄動着慘黃燈花的桐油燈底下，開始寫一封長信給他的一個朋友。書記先生是一位瘦削的小個子，一臉營養不足的菜黃色。他寫信時的神情很緊張，胸脯不平地起伏着，左手緊緊地按住信箋，近視眼離紙不到兩寸，兩頰不住地顫動着。鬱積的怒氣呼呼地從他的唇邊吐出來。

紅沙壘的村自治公所只是兩間一半用茅草一半用粗瓦蓋成的矮屋，位置在半山崖上，裏面塞滿了曬穀子用的蓆墊，斗，米篩，和風簸一類的東西，還有一間拿兩扇門搭成的簡易臥榻。書記非到臨睡的時候，決不進那間屋子去；他一天到晚都在外間辦公室的那條窄板凳上坐着，彎着腰桿抄寫各種文件。有時他手寫得痠了，便站在門外看看那被瘴霧繚繞着的山景。他脚下便是這小村的幾十家住戶，在樹林深幽的掩映之中，還顯不出怎樣的破落來。偶爾聽得見一片啁啁的人聲。有時人聲寂滅，鷄犬的歌喉便替代了牠們高揚起來。自治公所的辦公室並不比裏面講究，只多了一張漆皮剝落的條桌和幾根腿子活動的板凳。所長柳道學先生說不定十天半月才來一趟，其實是帶着行頭來燒一趟煙，同幾位常上坡來的鄉下老說一陣閒話，便啣着葉子煙桿大搖大擺地又回去了。他把什麼事情都委託給臧嵐初；而書記也很高興，落得一個人過着這清靜的生活。晚上臧嵐初沒有事的時候，便到村子裏去教一點書，並且幫人家抄賬寫信，有好幾位老婆婆簡直離不開他。

一個省城師範學堂的畢業生來做這樣的工作，自然是很苦的。偏偏這書記天生就一副古怪的性格：他不願意在城裏住，城裏那些假情假意的親戚朋友把他弄得煩膩了；爲了想多看看鄉下人的真實生活，爲了一番改良鄉村的弘願，他跑到這個貧瘠的紅沙壟來了。初來的幾個月事情是很順遂的。雖然他沒有把大家共同的「窮的問題」解決；但很奇異的是父老們都歡迎着他這樣一個嶄新的人物。他指導着他們辦民團，設立簡易小學，創辦公共閱報處；大家精神上的煩惱因此一天比一天減少下來。

半年之後，一個新的苦痛又開始包圍着紅沙壟了。連臧嵐初這樣最有智慧的人也會被鎖在鐵籠裏面，一根一根的黑鐵柱子挺然豎立在他的面前，他缺少撼搖的力量。他簡直怕去看那些村人的愁慘的面孔，成天都躲在村自治公所裏，關上門那裏還有心情去瞻望山景呢？他想把心事向什麼人訴說一下，目前却沒有這樣的對象。忽然想起在鄰省的同學王明巒來了，這個人是一向比較了解他的；他才在那

天晚上來寫這封信。

「……你向來都知道我是最樂觀的人；但決不是一個玩世主義者；我是一個最肯前進的，什麼艱難困苦都想克服的人。我在這個小村莊來了不過六個月，我已經幫他們做了不少的事了；關於那些事業，固然渺小，值不得誇耀；至少我總算沒有白來鄉下一趟。在前兩封信裏已經說得很詳細了，我不想再說，耽誤了我要向你陳述的我最近的苦惱。

「這次村中所受的困苦，完全是超出我的解決的能力之外的，就是他們沒有鹽喫。他們淡食已經一個多月了。連我們村自治公所做菜，也只能拿一小塊灰鹽來在菜裏泡一下，略微有了一點鹹味，便取出去。怕喫完以後，便沒有法子繼續。然而鹽塊終於漸漸地融化了，恐怕再過些日子，我們也只有淡食這一途吧。

「今天我下坡去在村子裏走走，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的面貌都非常黧黑，沒有一點笑容，像喪亡了什麼人一樣；不說話，低着頭，拖着鞋，不扣衣服，無目的地亂走。

我走到街上去，到處都聽得見淒涼的歎息的聲音，像秋風中的落葉。這不是凍怕冷，頂多身上瑟縮發抖，口裏打戰，你至少可以躲進屋子，跑到竈門前去取暖；這不是餓着的時候，遍山的猪草野菜和蕨苔都可以拿來當飯喫的，或者還可以向有錢的人家求乞一點剩菜殘羹；不幸餓斃在路上，鄉下的農夫們都能順便把你抬到山上去，挖一個坑子埋葬。做這種修善的人多得很。沒有鹽吃，朋友，那簡直是活受罪；換句話說：這是我們世間上一種最慘酷的刑罰。前些日子村子裏還聽得見下面這幾種聲音：

「張大娘，有鹽沒有？借我一點；二天買來加倍地還你。」

「李六哥，做點好事，鹽脚都行，並不要好的。」

「難道鹽湯湯也沒有嗎？」

「我只借一掬掬那麼一點，灰鹽都不要緊呀！」

「今天一種死寂的空氣整個籠罩着紅沙壘了。平素幾個極熟的鄉下朋友都

不見踪跡了。我慢慢地踱到村子的盡頭，忽然有一陣小孩的啼哭聲鑽進我的耳裏。這號泣，是不是因爲食物中沒有味道呢？我心裏揣度着；一面便飛快地跑上坡來。

『朋友！你願意知道我們這裏爲什麼鬧着鹽災嗎？聽我給你說。我們這一省是
不出產鹽的，而且你也知道我們這邊正是你們貴省的鹽巴的惟一銷場。你們那邊的魔鬼，成年地把我們窮人汗血掙來的錢，成千成萬地吸收了去。從前這裏賣鹽是自由的，你有錢有力量便可以自己去搬運，誰也不來阻止你，干涉你；政府是不徵稅的。但是人民已經夠苦了，每每要用指子去馱，要翻過許多高山大谷，在沒有三尺平坦的崎嶇的道上顛連好幾百里，才能到達出鹽的地方。你一定看見過我們省裏有一種名叫鹽巴客的人吧？他們是我們這裏最苦的人物，同時也是最勞苦功高的人物。他們全都屬於一個典型，黑而發光的臉上布滿了辛苦的皺紋，紅腫着壓斷了骨架的雙肩，脚桿上隨時都帶着斑斕的傷痕。他們行路時，永遠像牛一樣地喘着氣，在下着滑滑的桐油凝的天氣，翻越險巖的山嶺，爲了什麼？純粹爲了解決我們的民生

問題後來收稅以後，鹽價飛漲起來了，我們大家就把這件事看得非常嚴重，每每感覺到應付的困難。而且你們那邊又成立了什麼幫口，實行壟斷的政策。我們從此就不能直接到鹽井邊去搬運了，完全要從鹽幫手裏購買，咬着牙巴骨來承受他們的剝削。他們是可以任意把價格抬高的；但是我們有什麼方法拒絕不買呢？這兩年來這裏的自由販賣忽然改成岸商制度了。我們喫的鹽是從小販手裏買來的，小販又必須到岸商那裏去買。因為稅率稍高，岸商便特別高漲了鹽價，任意操縱起來；小販無力去買來轉售，鄉下的鹽自然缺乏，不得不喫灰鹽，甚至於淡食了。這便是這次災荒的起源。

「朋友，你說，這個問題怎樣解決呢？我個人的力量是這樣地薄弱！我的遠房的一個叔叔，就住在隣村櫻桃堡，他是兩個鹽號的老板；我竟缺少說服他的力量，讓他做一件偉大的事情，把鹽放散一點給我們村裏的可憐的人們。因為思想不同的關係，他向來很仇視我，我知道去說了也是白說。但是村裏的人都不相信，總咬口說：

「你是他的姪子，說話準不會生效嗎？不見得！」我近來把這個問題在心裏盤算得太久了，我真愁悶得要死。

「明巒兄，我想如果再像這樣的情形下去，紅沙壘我事實上不能再住下去了。前天我曾經向我們的所長建議，請他發起一個施鹽會，讓城裏和本地的地主階級們把積存的鹽施捨一點給我們沒鹽喫的人們。因為他們有錢，買鹽並不感覺如何地費力。但是柳道學拒絕了，他怪我太愛管閒事。朋友，從前我們只聽見過施茶，施錢，施米，施衣服；現在越鬧越新奇，會要施起鹽來了——然而事實上還辦不倒呢！

「我失眠了好幾夜了。不知道爲什麼我聽到山風的呼嘯，便好像紅沙壘的人們的哭號，這也許是心理作用吧！

「好友，你有什麼良策指導我跳出這苦悶的圈子嗎？」

最後他一面揉着酸楚的眼睛，一面在信箋上落上自己的名字和月日。

臧洪發是專縣的一位頗有名望的商人，一個人經營着兩家鹽號。沒有幾年工夫，便一步登天地發財了。但是他的善於操持家務的太太却在某年死掉，他立刻就娶了律團長的一個年青丫頭來填房。聽說據算八字的李歪嘴推測那位丫頭像貌很有福氣，律團長本來預備把她收上房的，並不是貪圖她是一個福人，因為她的肚子裏已經有了小團長。但是被嚴厲的律太太知道了，發了一場脾氣，碰毀了一棹子的擺設，硬不答應。因此他們忙忙地四處託人要把桂花嫁出去。桂花其實是律太太從來就離不開的人，因為聽說她有福氣，還把她送去陪着小姐上過幾年學，哪里知道會出了這樣想不到的岔子。律太太枉自培植她一場。爲了這件事，她只要一跟別人提起，就歎氣。桂花人的樣子本來生得不錯，細皮嫩肉，清清秀秀，簡直具有一個大家閨秀的形態，同律小姐的舉止比起來，並沒有什麼顯著的區別。臧洪發有一個鷹

鈎鼻子，面孔又黑又麻，下頰整整地被落腮鬚籠住，論儀表是配不過這位女性的。但是他有一副經營鹽巴企業的才能。每年他總是聯合幾家鹽號去包辦一個岸口，計劃得很周密；開會決定鹽價時，股東們無不聽取他的意見。他很有城府，眼光又比其他商家看得遠。膽子雖然小一點，人家都恭維他小心謹慎。他還有一種特別的手腕，便是把城裏各處的現金吸收，存到他的鹽號去，聽憑他的運用。他沉默的時候，靜若處女，說話的時候，語音像洪鐘一樣地驚人。有人說：臧洪發要是肯做官，起碼可以做到財政廳長。

他兼營的副業很多，如像放印子錢，販鴉片煙，買賣糧食之類。幾乎每一行生意，他都具有豐富的經驗；行市看得很準，貨色瞞不過他。凡事只要他的計劃一出來，手下便有一幫徒弟先生去替他效力。據說他每天最忙的是親筆寫下面這樣款式的借約：

立借約人×××今憑中人×××並以×××担保借到

臧洪發君名下大洋××元，共分×月本利還清。從×年×月×日起，每月還洋××元。遲到一日，罰洋××。因恐口說無憑，特立此約爲據。

立借約人 ×××押

中人 ×××押

年 月 日

鹽號老板的字寫得很生疏，下筆時手就有點發抖，還得戴上老光眼鏡，而且寫的又是什麼楷書。每天要寫好幾個同樣的摺子。因爲放不下心，這件事便不能讓管賬的先生代辦。別人都很羨慕他這種事業，他自己却認爲非常痛苦。他常常向他的同行們歎氣道：

「唉！做這種事情真膩人，又沒多大的賺頭，×媽我真想不幹了！外面的人是不

曉得我們的內情的，還要搯一個罵名！」

有一些人說，臧洪雖然有錢，樣子却没有律團長那樣魁偉，桂花一定不會喜歡他的。又有一些人說，桂花肚子裏已經下了種子，恐怕這鹽號的老板一定要不答應那位軍人。因為律太太親口告訴過他：桂花還是一個處女。哪知道臧洪發很大量，也可以說思想很新，對於貞操滿不在乎。結婚以後，他們兩位倒十二分親愛。鹽行街的人却不肯承認這事實，偏說完全是臧洪發久曠了的關係。不到七個月，新的臧太太便生了一個肥胖的大兒子。最奇怪的是臉上並沒有一點麻斑。鹽號老板高興得要死，把嬰兒當成活寶一樣地珍視。臧太太的性情變了，一切都變了，體格也發胖了，環境把她慢慢地轉變成一個老板娘子。她喜歡在她的手上帶上幾對鐲子，金煌的耳墜微微擺動着。她一天要擦幾回胭脂，臧洪發一見面，就向她開玩笑地喊道：

『猢猻屁股！』

她也並不讓步地反攻：『麻精麻怪！柘榴皮，翻轉來！』

臧太太有一個小小嗜好，愛打馬將牌。一個星期總要打好幾次；有時在自己家裏請客，客人不一定都是老板娘那一羣，紳士的太太們她也常有往來；有時到人家的宅裏去打；有時到尼菴古廟去打，因為一方面還可以玩山。不過她不大打牌，不熬夜，一到十二點就散。這一點臧老板很滿意。在鹽號裏他總向着管賬先生們誇獎他太太的這一點長處：

『她很能替我儉省，她打牌完全是爲了消遣，輸贏又不大。女人家本來在家裏也太悶了，應當玩玩。你們說是不是？』

嫁了一個有錢的丈夫，兒子也生了，當然沒有什麼再使一個女人不滿意的事情了。但是街上的頑皮的野孩子們却時常唱着一種歌謠，像有意來諷刺我們的鹽號的老板娘似的；那歌聲很嘹亮地，每天都會從牆外飄進來：

今世當丫頭；

人前不敢站，

站在人背後。」

事情很湊巧，臧洪發在紳士們的筵席上，不斷地也有人稱呼他做「丫姑爺」了。他當時只有紅一紅臉，回到家來，看見他的太太，不知道爲什麼却覺得倍加難受起來了。喫飯的時候，默然一言不發，悶氣警在他的心裏頭，直到對方再三追問，他才歎着氣說出來。於是女人好像受了什麼委屈似的，就傷傷心心地哭起來了，披散着頭髮，兩手在胸膛上捶個不住。這樣的劇情常常重複地表演着。

臧太太後來便天天嚷着要搬到鄉下去住。她說，城裏的人太太勢利眼，連小孩子都算上。鹽號老板對於他的鹽號可真放不下心，口裏雖然說着「未嘗不可以」，過兩天，他又把這件事情淡淡地忘了。太太總是糾纏得很厲害，搪塞和支吾完全失了